

## 第二十八回 肆筵設席賓客稱觴 論曲談詩老翁飽學

話說松筠三人，走進三間客位，只聽上面發作，休要理他。少刻，會館裡人走來，認識他們三位，先走過來陪著笑臉道：「今天朱詹事家兩位姪少爺在這裡請客，請少爺們那邊坐罷。」又庵、蓮波冷笑一聲，只見那松筠道：「胡說！你這裡是公所，難道他來得，我們來不得？我今天也要這地方吃酒呢！」那人不識時務，還陪笑，站立不動。松筠雙眉戟豎，俊眼斜睨，那人也不看他臉色，笑道：「少爺們那邊坐，也是一樣。」

松筠也不回言，左腳一抬，那人已撞到天井裡爬不動，口裡叫起屈來。松筠腳一墊，早飛出天井，一足踹住那人脊背，罵道：「瞎眼的奴才！你知道少爺是誰」那人好似被泰山壓定，口裡不住的求饒。松筠舉起拳來，打了一下，那人口中鮮血直噴。許、李二位大驚，死命拖住。上邊也驚動了，走下來看，內中一人上前連連拱手，笑道：「松二哥，不消動氣，小弟在此。」

松筠抬頭一看，見是桂榮的姪兒魁蓬仙，忙走過來見禮道：「原來世兄在這裡，小弟粗魯了！」蓬仙笑道：「請裡面坐罷。」邀他三人入廳。大家見禮，重行作揖，朱氏昆仲，也是有世誼的，那兩位也通了姓名，推李蓮波首座，眾人謙了一回坐定，幾個相公上來敬酒。松筠細問，是金福班的，有個金福，頗為可人，松筠就和他頑笑。這位朱大少爺，有點書氣，面上已有了怒容，不言不語。

金福見松筠年少風流，也就著實拉攏。朱大少爺心裡，更懷妒意。不耐煩，發起話來，一言半語，就兩下爭執，松筠是最喜動手的，來得飛快，不知不覺，一拳打來。朱大少爺沒有介意，左眼上早已著了一下，打得目睛反背，青腫幾眇。松筠一把拿住他，隔席提了過來。幸喜朱二少爺會說話，上來拖住，陪笑道：「二哥放手，有話再講。家兄為人本來板滯，今天又多了兩杯，所以冒犯二哥，明日酒醒，小弟同他來登門謝罪。而且頑笑場中，人人都可頑得，何必因個相公，傷了世交的和氣？」

魁、許、李三位，也幫著勸解，好容易才拉了松筠出去。到旁邊廳上坐了一會，三人起身，魁蓬仙直送上車，說：「請罷，明天再見！」三人道：「明天是老師壽辰，我們是必來叩祝的。」一揖而別。蓮波道：「回去尚早，何不進城瞧瞧燈去？」又下車進內城來，見迎著許多部堂燈籠過去，又庵道：「難道老爺子他們倒回去了？」

話未說完，又見一對燈籠頭導，藤棍開路，閒人跌跌的閃開。又是一對燈球過去。又庵看燈球上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銜。松筠道：「哥哥也回去了，我也不能過遲。」三人讓在一邊，只見寶珠的車，風馳電掣的過去，接著就是些大理院的燈球，一擁而過。內城邊車填馬塞，擁擠不開。三人倒讓了一刻，才分手坐車回家。

松筠入內，見寶珠已坐在夫人房中，同寶林閒談，公服還沒有更換，松筠就在旁邊坐下。寶珠問了幾句，松筠說是同二表兄、許老二到姑蘇會館打燈謎子。寶珠道：「明日是你桂老師生日，你知會蕃兒，明早同我去拜賀。」松筠答應，退出去了。寶林對寶珠道：「筠兒究竟不如蕃兒，性子太暴，真不能給他臉面。我看你倒時常周旋他，大約因他中了解元，所以巴結他了？」說得大家好笑。寶珠回房，更衣改妝，天已不早了，去飾上牀。

次日起身甚遲，到午初才出房，坐在夫人房裡，著丫環出去請了兩位公子進來。寶珠道：「你們去換了衣服，同我拜壽去罷。」二人答應去了。紫雲也將衣帽送出來，替寶珠慢慢穿好。夫人見他是掛茄楠素珠，道：「這個珠子不好。」對金子道：「我前日尋出來那掛珠呢？」金子忙去開櫃，取出一個錦合，寶珠接過來一看，是碧霞璽的，兩邊紀念，盡是翡翠，輝煌奪目，寶珠頗為歡喜。夫人道：「替他換上罷，這掛珠如今未必有了。我聽說還是祖太爺文肅公做兩廣總督時得的。」

說著，兩個公子已穿得齊齊整整，站在一旁，寶珠吩咐伺候。弟兄三個，辭了母親，又進去向姐姐稟明，出來上車。到了鳴珂裡桂府門口下車，有人通報，寶珠領著兩個兄弟進來，桂榮已接到廳口。寶珠進廳，同桂榮平拜了。松筠、松蕃上前，見老師叩賀。桂榮也還了禮，就拉寶珠上炕，自己對面相陪，讓松筠、松蕃上首椅上坐了。大家寒溫幾句，吃了一杯茶。桂榮起身，邀請三人入內，進了一座垂花門，上了花廳，見大半都是同年世好，個個迎將上來，讓寶珠坐下。

松筠、松蕃也有些同年拉去同座，自有魁蓬仙等陪住。李墨卿笑道：「秀卿，今天為何來得遲？」寶珠笑道：「還是你們來得早。」雲竹林道：「這是夫人拖住腿了。」墨卿道：「夫人尚沒有，是姨奶奶拉扯住了。」椿榮道：「怎麼先有姨奶奶呢？」墨卿笑道：「而且不止一個。」眾人七嘴八舌的取笑。寶珠因文卿在座，總不敢言。只見張山人從後邊踱將出來，寶珠忙上前拉了手。

張山人滿面笑容，問了幾句閒話，細看寶珠同人都是冷冷的，不似從前熱鬧，舉動之間，時刻抬起頭來偷看文卿臉色。老翁心裡明白，倒有些可憐他，自己就走開了，笑道：「我今天到這裡來，不過吃碗壽面。伯華還放不開，要我替他畫條幅，畫了不算，又要我題。這些英才在此，偏教我這老朽嘔心血！」文卿笑道：「畫的什麼？」張山人道：「是落花蝴蝶圖。」墨卿道：「何不取出來大家瞧瞧？」桂榮道：「午後沒有事，再看不遲，還要借重諸君大筆呢！」潘蘭湘道：「老先生題的，是詩？是詞？」張山人道：「我搜索枯腸，寫了一片《梁州序》，看不得的。」說說笑笑，已擺開桌子。

桂榮請客入座，吃了面，眾人散席。桂榮邀了墨卿、文卿、寶珠、張山人、雲竹林、潘蘭湘進後面書房，見酒席擺在當中，張山人道：「才吃過的，怎麼又吃起來？」桂榮笑道：「剛才吃的面，沒有多吃酒。如今吃飯了，正好多用兩杯，幾個知己，大家談談。」請張山人首席，蘭湘等依次坐下。雲竹林因他老泰山在坐，不肯僭許、李二位，就同寶珠坐在上橫頭，桂榮、椿榮主席相陪。桂榮敬了一巡酒，又出來張羅這些親友們坐，或下棋抹牌，各樣頑意兒。有愛清淨的，就同幾個知己坐著閒談。

桂榮各處照應了，又來席上每人面前勸了兩杯。文卿笑道：「你也留我點量，停回行令再吃也好。」上了幾道菜，張山人議論風生，娓娓無倦。諸人將些疑義來問他，張山人竟是問到那裡，答到那裡。蘭湘道：「老先生真是天文地理，諸子百家，無不精通，至於小技，更不消講了。」張山人道：「談何容易！天氣難明，誰能通解？自開劈以來，清輕上浮者為天，重濁下凝者為地。共工戰敗，撞倒不週山，就折了天柱，從此天傾西北，地陷東南，後來女媧氏煉石補天。這些話，見諸史策，我看似乎荒唐。人的腦，那來這麼結實？就是補天，又如何下手呢？」

寶珠道：「年代也不符，女媧之後，炎帝六傳，才到黃帝，要說舜流共工於幽州，那就更遠了。」張山人道：「難講。」桂榮道：「倉頡造字，畢竟楷書在先，還是草書在先呢？」張山人道：「草書在先。古人造字之義，不獨擬聲象形，也有許多不妥處。即如出字兩重山，常讀重字，重字千里，當讀遠字；矮字明明委矢，當是射字，射字寸身，自然是個矮字。如『類』說來，『類』字，

不自然。」

眾人大笑道：「一點不錯，或者後人弄訛了，也未可知。」墨卿道：「男女之欲，是陰陽配合，自然之氣。但女人妝飾，是誰製作出來的呢？」張山人道：「大約軒轅制衣冠，自然也分個男女。後來世風不古，競尚奢華，越制越精，愈趨愈下，弄得翠羽明，粉白黛綠，金蓮一動，香氣襲人。」

寶珠聽他們談，低頭不發一言。文卿道：「纏足之始，是南唐李後主，想來是不錯的。就是齊東昏的步步蓮花，也還不能算小腳呢！」張山人道：「後主宮中行樂，不過同窈娘取笑，用棉把他腳纏成新月之形，并非緊緊裹小，必使尖如蓮瓣。且《雜事秘錄》云：辛女瑩的腳，姿附豐妍，底平指斂，約口迫襪，收束微如筍然。禁中原是略加纏足，不使散放的意思。女瑩的腳，照工部的尺折算，只得五寸四分，也同今日旗人一樣。誰知後人相習成風，矯揉造作，量大較小，使小兒女受無量之苦。如今更有多少旗人也改漢妝，雖怪後主作俑，究竟是愚民自尋苦處。」

文卿笑道：「美人非纏足不可，才顯得腰肢柔媚，體態妖燒，不能再好的。女人一雙大腳，有何意味呢？」椿榮道：「我著纏足一層，不啻造作誨淫之具。」寶珠滿臉通紅，手拈衣袖。張山人望了文卿一眼，笑道：「我還有些事不明白，人比小腳是金蓮，女子的腳，取其尖瘦，怎麼象個金蓮？如果真象個蓮花瓣，胖而且圓，也就不甚好看了，真是擬於不倫。」眾人大笑。

桂榮道：「剛才老先生題的《梁州序》，音律是講完的了，我於此道，就不甚好，看見時，也依著牌子填幾句，不知可入聲調？還有什麼南曲、北曲，我一些不懂，究竟有何分別？」

張山人道：「怎麼沒有分別？人只知南曲有四聲，北曲止有三聲，以入聲派人平上去三聲之內，而不知平去兩聲，亦有不合。崇字南音曰戎，北讀為蟲，杜字南音曰渡，北讀為妒。諸如此類，不可枚舉。且北之別於南者，重在北聲，南曲以亢高為法，北曲以字面透足為法。即一韻為音，也有不同，如一東韻東字聲長，紅字聲短，風字聲扁，宮字聲圓；如三陽七江，江字聲闊，減字聲狹，堂字聲粗，將字聲細，擇其實者而施之，在人自己會義。分宮立調，是製曲第一要緊。綿綿富貴，則用黃鐘；感歎悲傷，則用南呂。其他南曲多連，北曲多斷，南曲有定板，北曲有底板；南曲少襯字，北曲多襯字。選詞定局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矣！」

桂榮道：「《九宮譜》可以為法麼？」張山人道：「自從《九宮譜》一定，只知改字就聲，總不能移宮換羽，真是三代之後樂已亡，故將《樂記》並入《禮記》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，文卿道：「詞同詩，竟大有判別呢！」張山人道：「詩詞一理，原可以作得詞，即如《黃河遠上》這一首，我念給諸位聽：

黃河遠，上白雲間一片，孤城萬仞山。羌笛何須怨？楊柳春光，不度玉門關！」

眾人聽罷，個個點頭。文卿道：「請教老先生，古詩以何為宗？」張山人道：「四言以三百篇為宗，太似則剽，太離則詭，故補笙詩不脫晉人俊語。五言自西京諸家，各有一副真面，梁陳之際，體卑質喪，名作寥寥。至唐陳伯玉，掃除積弊。七言權輿，獨標風格，初唐頗尚氣韻，李、杜出而始極其變，後有作者等諸自創無譏可也。」

文卿道：「近體以何為宗？」張山人道：「陰、何、徐、庾，五律之先聲也。後主、王、孟，以淡遠並轡，李、杜以壯麗齊名。金、崔、李、高，七律之正軌也，浣花如鯨魚掣海，青蓮如健鶴摩空。至於絕句，更難定論，雖工部高才，未傳佳句，不得謂葡萄酒、寂寂花時懶祭者可學步也。」

一席話，說得眾人心服首肯。墨卿道：「老先生所題的詞，何不取出來給我們學學乖？」桂榮著人取來，眾人起身圍攏來看。不知畫的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蘭花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